

關於萬里長城，還有一段家喻戶曉的傳說，那便是孟姜女萬里尋夫的故事，那是說她的丈夫萬杞良被秦始皇派去築長城，被活埋在長城內，孟姜女尋到長城邊，哀號痛哭，長城崩潰得與丈夫屍首相見……這一個傳說把秦始皇的殘虐和孟姜女的忠貞形容得已是十分淋漓盡致了！

二三 運河的來源

說起運河，那是我國古代第二件偉大的工程；但是，這件工程的完成，却又是和另一個暴君的虐政有關。

原來，在隋煬帝時代，爲了揚州開放了瓊花，煬帝爲了想去觀賞，不惜下令建造巨大的「龍船」，以便自己乘坐；還調集民夫趕緊挖掘一條河，牠的闊度深度，要特造的「龍船」可以安全通行，這條河要一直挖掘到揚州爲止。

並且，爲了瓊花恐怕凋謝的緣故，日夜趕掘此河；限期完成，總算是煬帝的福份，大運河龍船造竣，他真的乘船到了一次揚州，並且看到了瓊花，那神祕的瓊花經過煬帝看過以後說也奇怪，第二天就凋謝了！

雖然這一條人工挖掘的河，是由於專制皇帝一時的豪興所促成；但是，牠給予後代的「功蹟」，却是十分浩大；此後江南江北的糧米，均可由此河運送，簡捷非凡，因此又叫做運糧河。「運河」是含有「人工建造」的意義，煬帝所挖掘的運河，確是世界上第一條著名的運

河，現在的巴拿馬運河，蘇彝士運河，距離煬帝開掘運河的時代，不是遲得多嗎？

歐美入所盛讚中國的一件是萬里長城，另一件就是運河，我們都咋着舌說：「在數千年前，中國民族已能完成這樣偉大的建築物，確是值得欽佩；同時可以見到中國人的勇敢和毅力及堅苦耐勞的精神，也確是具有悠久的歷史，萬里長城和運河便是極好的證明！」

不錯。萬里長城和運河，是我國民族「努力」的標記，是我國文化的證明，也是我國民族性優秀的表現。

二四 埃及的金字塔

埃及也是歷史上文化悠久的古國，推算起來，埃及的文化，比我國還早。

埃及的金字塔，同樣是歷史上偉大的建築物之一。

我們雖然常常聽到人家說起「金字塔」，但金字塔究竟是什麼東西呢？簡單的答復，那是埃及古王的坟墓。

原來，埃及的皇帝，在未死以前，先在曠野建造一座「金」字形的巨塔，高大非凡，裏面預備精緻的臥室，客堂，飯堂，娛樂的地方；凡是一個「活人」所需要的，都照樣佈置起來，還裝置許多有價值的壁畫，和一切珍貴的用具；最後放了許多高貴的食物，等到皇帝一死，就將皇帝抬到塔中貯放棺木的一間，然後把皇帝所心愛的后妃，以及許多宮娥，和數百個美麗的童男童女，完全壓迫驅入塔中，當即將塔門封閉，這數百人吃完了裏面的食物，就只有活活的餓斃；等到過了相

當時日，他們再將塔頂通空氣的小孔堵塞，那末，即使還有人不曾餓斃，也將因空氣斷絕而悶死了！

啊，想不到這古埃及的遺物「金字塔」却具有這麼一段悽慘的「殉葬」的史實。越是巨大的金字塔，殉葬的人也越多；埃及這麼多的「古王」留下了這麼多的「金字塔」也替「人類史」上留下了這麼悲慘的幾頁！

不錯，每一件古代遺蹟，不是藉着許多人類的血淚去完成，便是沾染過許多人類的血淚。

二二五 陽曆的故事

說起陽曆，我們雖然都知道爲世界所通行，但是，我們如果試問：

(一) 為什麼八月有卅一天以致九十一兩個單月變成小月和上半年單月大雙月小的例子相反？

(二) Sept. Oct. Nov. Dec. 在拉丁文是七八九十的意思，爲什麼現在外國的月名叫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不是七八九十月而變成九十一十二月呢？

(三) July, August，七八兩個月的月名，是什麼意思？

以上三問，知道的人固然很多，不知道的人怕也不少；或者聽到下面的解釋以後，有些人未免奇怪，這樣一個切身的問題，竟是一向尙未注意過呢！

原來在公元前五九至四四年時羅馬有一不世怪傑名叫 Julius Caesar 茄利亞斯愷撒者，統一羅馬，大開疆土，被舉為終身獨裁官。國人奉以「大元帥」尊號，實際上已為羅馬大皇帝。彼於政治武功以外，又自埃及攜太陽曆歸定為羅馬國曆，就是現行陽曆的起源。

當時的規定，本為單月三十一天，雙月三十天，只有二月，平年為二十九天，閏年為三十天，又自一月至六月用神祇的名，自七月至十二月用數目的名。所以每月日數比較整齊，而 Sept. Oct. 等字用做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名，與原義並無不合。

但是愷撒不以生前的煊赫為已足，並欲將其勳名永垂千古。左思右想，竟被他尋出一個巧妙的方法，便是將他的名字嵌在陽曆上面。世人既不能一日無曆法，他的名字就可以藉日曆而長存不朽。

於是把他的名字 Julius 作為陽曆中之某月，但古代迷信極重，愷撒雖強，終不敢僭居諸神之前。一月至六月既全為神名，不得已而求其次，乃以 Julius 作為七月，以下順沿，故原來之 Sept. Oct. 等字，變為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月，而原來之十二月，遂屏置化外矣。今日之 July 七月，即由此而來。

不幸愷撒在位二年，即為政敵刺死。其姪孫 Octavius 承襲餘烈，重振家聲，安內攘外，所向無敵，十六年之間併吞埃及，再度統一羅馬，造成空前未有之大國。

公元前二七年元老院上以 August 奧古斯都之號，義即「至尊」，羅馬共和政體從此告終，而 Octavius 遂被稱為「奧古斯都大帝」。

奧古斯都躊躇滿志之餘，羨其叔祖之名，得藉七月而永傳；本身勳業之高，青出於藍，仿其所爲，豈屬過份？是以 *August* 作爲八月，以下順沿。故原來之 *Sept.* *Oct.* 等字，變爲九、十、十一、十二等月，而原來之十一月又被廢去矣。

但奧古斯都目覩其叔祖之七月，有三十一天而已，之八月，僅有三十天，相形見绌，心有不甘，乃不管三七念一，擅將八月加爲三十一天；如此一來，每年多出一天，且七八九三月，連爲大月，未免太不像話。於是再出其宰割天下之手腕，將二月斬去一天，同時將九、十、十一改爲小月，十二改爲大月，總算敷衍過去。但比較整齊之陽曆，已爲彼叔姪二人支解破碎，而七八九十月之原字，亦名實不符矣！

陽曆通行將近二千年，其中雖於一五八二年，曾經羅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改正閏法，但上述之人爲缺點，乞未修改。

直至近來，各國才常有改曆運動。其中最整齊的，要推提議的「世界曆」，此曆不但把陽曆的人爲缺點，盡行修正，並且把牠的天然缺點，如星期日無定等，也儘量補救。

民國二十年，國民政府曾廣徵改曆意見，所得答案，最多數贊成的曆法和這世界曆相近似。世界曆規定：每年四季，每季三月，各十二星期，凡九十二天。每季第一日都是星期日，末一日都是星期六。每季第一月都是三十一天，其餘兩個月都是三十天。每年另加一個年終日，作爲額外星期六，放在十二月三十日之後。平年共三六五天，閏年三六六天，置閏的方法仍舊，惟閏年另加一個閏年日，也作爲額外星期六，放在六月三十日之後。年終日和閏年日，都作爲國際休假日。

世界曆的曆表，簡示於左，年年相同，永久不變。

一，四，七，十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二，五，八，十一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三，六，九，十二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註閏年加一閏年日，放在六月三十日之後；每年之年終日，放在十二月三十日之後。均爲額外星期六，定爲國際休假日。

上面的世界曆，可以說是面面顧到的一種整齊簡單折衷的曆法，因爲地球繞日一週不是整數，而是三百六十五天有零，所以再整齊的曆法，事實上是不可能了！

但是，世界各國成見太深，世界曆恐怕也像世界語一樣，真正普遍通行的日期，只好待諸將來了。

二六 科學與真理

要說明科學與真理的關係，我們必先要知道，何謂「科學」與何謂「真理」。所謂科學者，簡單的說，就是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及其變化的必然因果規律中，尋求出來的一種有系統有條理的知識。所謂客觀存在的事物，就是「一種獨立存在於我們意識之外的外界事物，並且能夠作爲我們感覺泉源的東西。」

科學知識的構成，有三個重要的條件：——

第一，科學的目的，在系統的敘述和解釋自然世界中的各種現象，日月的出沒，雨雪的降落，並不是神的意旨，是在某種客觀情形下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第二，科學的對象是客觀存在的事物，換一句話說，科學就是研究客觀存在的事物的一種學問。幻想和假說沒有客觀事物作根據，終於是空想和空說而已。

第三，科學的方法，必須從觀察和實驗下手，先蒐集客觀事物之真實現象，再用分析和綜合的功夫，以歸納出此種事物變化的普遍法則。

總之，科學是「以客觀的立場，以認識客觀的事物，發現客觀的法則和真理爲任務。」

科學雖以認識客觀的事物，因而發現客觀的真理爲任務，但是客觀的事物，不一定是永久不變的。

譬如拿牛頓的「力學」舉例來說，愛因斯坦以「相對論」糾正牛頓「力學」的錯誤；但

是他也承認牛頓的力學，在以地球爲坐標系的形態下，是可以適用的。

因此，牛頓的力學，可以稱爲真理，不過是相對的真理，而非絕對的真理。

何謂相對的真理與絕對的真理呢？所謂相對的真理，就是說這種真理，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他的內容是要受到時間與空間的改變的影響而變的，在今日是完全準確的理論，在若干年以前，或若干年以後，或者要失去他的準確性。

反之，絕對的真理，就是不受時間性與空間性限制的真理，例如「物質不滅」便可算是一種絕對的真理。

一枝蠟燭因燃燒而消失，但是蠟燭並未消滅，不過是變了二氧化炭與水氣而飛散了；如果設法收集這些逃散的東西，拿來和未燃燒前的蠟燭比較一下，牠們的不同只在形式上面，在組成方面，牠們是同質又同量的。所以在客觀上，這枝蠟燭可說是全未改變，我們覺到的改變，不過是人類主觀上的內心經驗或感覺吧！不但如此，這枝蠟燭除非在不能燒的地方，或不能燒的時間（即未經燃燒）否則無論在何處，無論在何時，總會產生同樣的結果。

科學與真理的關係是怎樣？人們用了科學方法以尋求和認識宇宙間的真理，但並不是創造真理；真理是客觀上所本有的，我們的認識不過是發現吧！

二七 發光術的沿革

在老遠的時候，人類的生活是那麼樣的簡單，除了白天爲覓取野獸及果子，作爲充腹之用

外，什麼事可不管，等到了太陽在西方消失以後，那末除了天際的皎月，閃爍的小星作爲天空點綴以外，就祇剩了漫無止境的一片黑暗。自燧人氏以後火的偶然發現，使黑暗的一角燃起了熊熊的火燄，變成了一線的光亮。

最初用爲火炬的材料，大多是森林裏乾燥的枯木，但是以後就發見了松脂，不僅因爲牠的易於燃着性，使人樂於採用，就是牠的發光力，也比普通的木料來得強大。

以後漸漸的發現，就有油臘之類的發光燃料產生，把浸入於油臘松脂的繩索紮成火把以後，那是絕好的發光物。

在古時的房屋頂上，我們常能發見許多小孔，那就是供火炬透烟之用；火炬的應用，歷數百年，因其燃燒面積之廣大，風力不易將其熄滅，但是窒塞烟煤之產生，却使人感到了極端的不快。油燈的應用，是代替火炬發光的一大進步，在耶穌紀元前數百年，就已創始普通油燈的形式，在那時係一曲頸之瓶，中儲葷素之油，而以燈心作爲燃着的引導體，這種油燈之採用爲發光具，也歷數百年，除了構造上有所變異外，原則上絕無更改。我國這類油燈之應用在僻遠的地域裏，現在還是認爲發光之唯一器具。

到了十二世紀的末葉，發光術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那就是牛油燭之發明；它不但是輕便而易於攜帶，並且光耀奪目而無煤烟之弊。可惜價格太高，非一般中下人所能購用，同時又因燭光之閃閃爍爍，予目力以一個極大的威脅。

一七八三年，勒澤（Leger）氏發明了一個扁闊燭，故能完全燃燒，發生勻靜清明的光線，但

因心直火薄，故光線極弱。

一七八六年阿根氏 (Argand) 予以改良，以扁薄圓形的燈心替代之，內外空氣可得自由流通。

更後有昆革脫 (Gwingwer) 的玻璃燈，上蓋以烟函，因此燃燒更能完善，光線也更見充足。至於燃料方面，最初皆採自動植物體，因質量太重，難於揮發，故毛細管之作用甚為微細，為補救這個缺陷起見，乃有機械彈簧之配備，人工使之上升。

繼後有酒精松節油等易於揮發之燃料代替，但以危險太多，皆不耐用。

在一八四六年，已有人知從煤中蒸溜煤油作為燃料，但以成分太低，產量極微，未有顯著的成績。

在一八五九年，德來克 (Drake) 在賓西凡尼亞發現了石油礦以後，煤油之來源問題解決，這是發光術歷史上一個很大的事蹟。

(注：煤油是石油中唯一之揮發性油應用至廣，在氣油未為人注意之前，石油之大半皆用於煤油之提煉，但現已降之百分之十四。)

最初煤油之應用，也極為困難，因常有黏膩燈心的弊病，但自發現硫酸提煉法後，油質大為增高，更以大規模之設備，價格也急劇降低。最近百年來，在電燈尚未發明以前，煤油在發光術上佔有之地位，自大不可言。

煤氣作為發光之燃料，開始在十八世紀，至一七七九年，威廉麥多克 (William Murdoch)

方作有系統之實驗。麥氏初製之煤氣燈，僅有一鐵條的管子，光既微弱，而所耗却又甚大。幾次的改革，方使煤氣從一小孔中流出，以供燃點。

煤氣發光之程度，與炭粒之溫度成正比例，應用此原理，乃有今日通用的扁火煤氣燈（創自一八二〇年），但發光最強的煤氣燈，則上罩紗罩，用不燃燒之反射物質置於火中，燒至極高溫度，而發強烈之光。

在一八二六年，已有人這樣想過，但成功却由於威爾斯巴克。這是一個偶然的巧遇。威氏某次在本生試驗室中，用一種稀有金屬作分光鏡試驗的時候，將浸在土金溶液中的紗線燃火點着的時候，忽然發見土金的氧化物，分佈在這紗布上，並發出強有力的光線。乃從此悉心研究，其師本生氏，雖屢加阻撓，但威氏志不稍怠，終獲成功。

各種土金屬中，最為有効的是二氯化釷與二氯化鉿的混合物，棉紗，人造絲以及提練過的苧麻，皆為最適宜的纖維質燃料，除煤氣以外，尚有濕氣等。

發光術自煤氣燈發明之後，大體上已臻完備，而電燈之發明，却把上述一切的發光術，推倒無餘。在現代物質文明進步的各國，除了簡陋的村落外，差不多都改裝電燈。

電燈在發光術上佔有之地位，自不必多加介紹；不但光力偉大，抑且管制容易，裝置安全，價格低廉，莫不比往昔為佳。

用電力發光之理想，始於一八〇一年德斐氏（Davy）之電氣弧光試驗，而正式利用電力發光而成功者，却為愛迪生。至於電燈之發明以及逐漸之改革，因限於篇幅，恕不能詳述了。

二八 梁朝的遺物

大善寺的古塔，便在公司的斜對面，一眼望去，雖然有屋脊遮住，看不到全身，却還可以有大半看見。

據說寺與塔，都是梁朝遺跡，一千餘年的古物，在中國不比得羅馬，却也罕見。這座古塔，巔頂突然瘦小，蒼老中帶點威稜的氣慨，最好是陰雨的傍晚，我們憑窗看過去，就是一幅「黃絹幼婦」的畫圖。

三兩隻飛鷹，盤旋在塔底最高層，徘徊顧盼；灰淡的幾個峯頭，隱現在塔的後面，絲絲的雨，孕着和風，陣陣地緩打着塔尖。這時的古塔，越映出矍鑠的精神來了。

我曾和老於越州掌故的金君，參觀過一次大善寺，雖不脫華嚴璀璨的氣象，可是門外羅列的小販門內雜居的市肆，把佛門一片乾淨土，由清淨而淪爲醜陋了。

據金君說，寺的基地，本來是四面臨水，便是公司前面橫街對面的河岸，也還是寺裏的基地。現在寺的面積，僅進門一片空場，一座大雄寶殿，此外雖有些房屋，却早在門額上掛了某行某店的招紙了。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滄桑之感，在我心中也自然難免。我們進門以後，即朝北拐一個灣，在塵垢的堆裏亂鑽了一陣，居然找到了所謂「大善塔」了。

塔基已禿毀，枳棘叢生，礫石散佈，四圍豎起木柵，竟不覺得雄勁的氣概在什麼地方。難道真是「可遠觀而不可亵玩」嗎？建築工程倒不容我們忽視，雖說荒蕪得很，却無形中在穹門牆角間流露出一些夏屋渠渠的本色。

關於古塔的一切掌故，全是金君告訴我的。越州掌故完全不懂的我，聽了自然很是得勁。從此我知道「大善寺塔」是梁朝的古塔了。

比我後來的同夥，我每每要這樣倚老賣老地指着遠處的塔尖，對他們說：

——這是古塔，大善寺的古塔，梁朝的遺物呵！

這類同樣意思而措辭略有不同的話，至少總說了幾十遍。我自己也覺暗暗的好笑，因為除了這座古塔以外，我便沒有其他關於越州的掌故，可以在新同夥面前賣弄了；在老同夥，更要拿我這幾句話做取笑我的談助。

這一天又是陰雨的天氣，室內靜悄悄地，同夥都出去了。我任意眺望着這幅「黃絹幼婦」的圖畫，同時看着當風搖曳的電桿和庭院中的春梧，我便寫下了這樣幾句：

——這一座古塔，

這一株梧桐，

這一支電桿……

這一幅錯綜的背景呵！
秀頂的梧桐，

還怪煞春風不早來；

巍巍巍當不如微風細雨的電桿，
是二十世紀時代進化的產品呵！
還是古塔呢！

……矗立雲表，

老當益壯了！

二一九 上次的歐戰

我們由於這一次的歐戰，想起了上次的歐戰。
且說上一次的歐戰，是起因於奧國的太子，被塞爾維亞的學生刺死，起初是塞奧兩國的糾紛，後來成爲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大陣營的鬭爭。

這次大戰，參戰的國家有英|美|日|法|意|中|俄|德|奧|保|土|塞……等十餘國，從一九一四年開戰，直至一九一八年休戰，足足戰了五年多。

這一次歐戰，各國都動員了幾百萬軍隊，耗費了巨大的戰費，死傷的總數，竟有數千萬人。

飛機發明以來，正式用作戰鬪工具，是在這一次大戰開始。毒瓦斯和坦克車等新武器的發明，魚雷艦潛水艇的發揮威力，都是在這一次。

意大利在起初是加入同盟國作戰，到後來却轉向協約國。

德國在起初四年，戰事連戰皆捷，後來，他的同監國，像奧土保各國，都已不能支撐而先後停戰，但德國還是獨力奮鬥到底；雖然他被協約國戰敗，然而憑良心說一句，德意志是失敗得仍是光榮的！

戰後各國在巴黎簽訂和約，德國所有的海外屬地，全都喪失，並且割地賠款，對於軍備方面，也加以種種的限制。從此德國便從一等強國的地位，降為弱國了。

這一次大戰結束，波蘭乘機復了國，劃出德奧匈一部份地方，肇建了捷克斯拉夫共和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芬蘭都紛紛脫離帝俄而獨立，也各自成立了國家。奧匈帝國也分裂了，成爲匈牙利、奧地利兩個國家。

協約國雖然勝利，也都戰得元氣喪盡；這次美國參戰最遲，他受到損失最輕，因此，戰後各國都向美國借債，他從此更一天富強一天了！

大戰後國際局勢一變，世界最強的國家，只有五個了，那便是英吉利、美利堅、日本、法蘭西與意大利。

至於俄國，因戰事延長，國內食糧缺乏，引起民食恐慌，人民遂起暴動，於民國六年三月（一九一七年）實行革命，俄國政權就入於革命黨之手，成立臨時政府，俄皇尼哥拉二世被迫退位。不過，革命政府也不能滿足民衆要求，十一月中又起革命，推翻臨時政府，組織勞農政府，由領袖列寧宣佈停戰，單獨與德講和，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簡稱蘇聯。）那時候只顧內部改革，但謀經濟上的救濟，因此，對於愛沙尼亞諸國的獨立，未能加以阻止，所以戰後的俄國，不

復再有戰前的聲勢了！

然後到了二十年後的今日，德國與蘇聯。發奮努力，重爲世界強國，二次歐洲大戰，也就被希特勒一手掀起；現在還沒有結束，究竟最後是軸心國得勝，還是協約國得勝，我們且拭目以觀其後吧！

二〇 怎樣研究歷史

這個題目範圍很大，斷非片言可了；現在只好把讀史的功用，和態度如何，提出幾點愚見，以供讀者的參考。

歷史是人類往事的記錄，有同我們個人經驗的回憶。個人經驗靠了回憶能夠指示我們前進的途徑；人類的往事靠了記錄能夠指示我們行路的方針。

同時我們讀過歷史，不但可以明白中外文化各有不同的特點和動向；而且可以明白中外文化都在時時進化，足以增加我們向前奮鬥的勇氣。

還有一點，凡是現代式的學者，無論他是文學家或者化學家，必須把有一種「歷史的態度」。一所謂歷史上態度，就是遇事必窮究其原委。原委等弄明白了，才可見到那件事的全體。

譬如治河，我們一定要從上流調查測量做起；如只在下流方面用功，就要毫無結果。

我們要明白社會上一切人事的內容和價值，亦是如此；單憑現狀而不溯源流，就要陷於知一五而不知一十的武斷，斷不夠用。這一個態度是現代學術上最重要的一個態度，唯有讀史才

可培養起來。

研究歷史，和研究其他科學一樣，一面要博，一面要精，以博來擴大我們對於人類往事的認識，以精來集中我們對於某一時代，某一地域，或某一部門史事的注意。博然後大，精然後深，就大體上說，我們讀史應以博爲主，有餘力時再求其精。博是常識的培養，精是專門的研究。研究某一種學術，總宜先求豐富的常識，再去做精究的專家。

研究歷史還有一個附帶的功用，就是排除成見；所以，現代科學的史學家，總能竭力排除自己的成見。因爲著史而有成見，就容易顛倒是非，喧賓奪主，失去了現代科學家那種平心靜氣，公正不倚的態度。凡是先立定主張，再雜湊史事以證實這種主張的歷史著作，都只能做一種宣傳個人主張的作品。我們自己作史固然不宜有成見，就是讀他人著作時，亦須先看看著作人有無成見。

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應認識一點中國史；我們亦都是現代人，亦都應讀一點外國史。我們讀中國史，可以明白世界上的最古最大的文明國所有獨存的原因。我們讀外國史，可以明白我們自己這個古文明國何以到如今要受外國的壓迫。

同時我們讀中國史，可以使我們明白我們的文化是什麼，和怎樣改造他，使他適合現代的需要。我們讀外國史，可以使我們明白西洋的文化是什麼，和怎樣介紹過來使之中國化了，以適合中國的需要。

總之，凡是現代中國的青年，都應讀一點中國史和外國史，來增加必要的常識，培養「歷史」

的態度，」深切了解中外文化的異同，和復興民族文化途徑，決心做一個創造中國本來文化
的健全分子。

第四輯 戰爭之部

三一 初民的戰爭

初民的戰爭，沒有文字記載，我們只有根據考古家發掘出來的武器，加以可能的猜測：那時候，他們用野獸的骨尖利的石做成刀鎗，用粗壯的石做成棍槌，可見得他們還沒有發現銅鐵。

這石器時代的戰爭，大概是最早原始的戰爭了。他們往往爲了爭奪野獸，或則一點細小的緣故，聚集了許多人，彼此爭鬪，這就是原始的部落戰爭了。

戰爭可以產生進步，許多人在戰鬪中，感覺到必須有一個能力較強的人，加以指揮，於是酋長制度產生了，部落制度產生了；使本來散漫的人，結成了團體，使本來無管束的人，有了領袖。等到部落制度確立，戰爭的規模也粗具了，勝利的一方，將失敗的一方的人擄過來，當做戰利品，要他們做種種苦役，那便是奴隸制度的開始了！

爲了防備敵人侵襲，於是在部落的周圍，用石頭，樹枝，泥土造成障礙物，也逐漸產生了，於是防禦的手段越多，進攻的方法也愈巧，戰爭也一天一天的進步了！

所以，「戰爭便是進步」，那的確是對的；初民如果沒有戰爭，人類到現在，還是停留在初民的地步，決不會進步到像今日的樣子。

三二 中世紀的十字軍

在中世紀時候，阿拉伯的回教徒，爲了百般虐待那些往耶路撒冷朝拜聖地的基督徒，激怒了羅馬的教皇，他爲了維護聖地的緣故，準備爲聖地流血，招募了數百萬軍隊，遠征阿拉伯教皇把這一次富有歷史意味的大軍，喚做「十字軍」。

教皇滿腔宗教熱忱，向各國的人民宣稱：

——不論是犯什麼彌天大罪，只要參加十字軍，就可赦罪；爲這次聖戰死難的，就可進入天堂，受傷的，將來不失獎賞！

於是，這熱情震動了整個的歐洲，成千百萬人們，爲着宗教的熱情，他們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去參加聖戰。爲基督犧牲。

到處都有投效十字軍的人，到處也歡送着從軍的人！

雖然阿拉伯是遙遠的，回教徒是可怕的，但是，他們有滿腔的熱忱，他們爲了聖教的緣故，狂奔啦！

第一次十字軍失敗以後，他們又起第二次十字軍，接着第三次，第四次……儘管是失敗，他們還是不灰心；有一次教皇以爲屢次十字軍所以戰敗的緣故，是由於戰士都是有罪的緣故。耶穌在世的時候，曾經稱讚過孩子，說天國中只有像孩子的，方可進去，所以，我們的十字軍如果由無罪的孩子組成，由孩子率領前去，那一定可以獲得勝利；不聽見大衛小時候打敗歌利亞的

故事嗎？

立刻，有許多勇敢的孩子，他們願意拋離了舒適的家庭，和慈愛的父母，數十萬的孩童十字軍，浩浩蕩蕩向目的地進發了。不用說，這一次仍是失敗，並且失敗得比過去數次更快。那些被俘的孩子，就做了敵人的小奴隸了。

十字軍一共發起了八次；如果連小規模的幾次也算在內，那差不多有十多次前後延長了數百年；這一次戰爭，要算是最偉大最久長的戰爭了。

直到現在，我們研究外國史，對於「十字軍」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三三 清末的義和團

滿清末年，有義和團興起，他們口口聲聲「扶清滅洋」，見了外國人，和基督教徒，即行殺戮；他們並用種種苦刑，加在基督教徒頭上，壓迫他們向偶像下拜，只要聽從他們一拜，就可以免除一死，並得到種種的優待，但是，有好許多熱忱的基督徒，寧可爲了宗教犧牲性命，却不願屈服的很多！

那時的教會，學校，醫院，都被燒燬，損失很大。

義和團都是一批壯年的鄉愚，他們佩了符咒，唸了經懺，迷信着自己是變了銅皮鐵骨，不論鎗彈炮火，均不能損及毫髮？他們手中都拿了大刀，却是耀武揚威，以爲所向無敵；沒有想到這落伍的兵器，如何能與外國犀利的炮火爭短長呢？

那時候的清廷，十分腐敗。太后執政，究竟是婦女之輩，那裏知道厲害，聽信了義和團的鬼話，真以爲有了這一批「打不死的軍隊」，還怕什麼外國兵呢？於是便勢無忌憚的幹了起來。

等到八國聯軍圍攻北京，這些不中用的義和團，那裏禁得起聯軍們的一擊，早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四散逃命，這使太后着了急。義和團雖然肇下了彌天大禍，現在却不會收禍，只好出面和解答應了許多辱國的條件，還允許賠款，那就是有名的「庚子賠款」！啊！

由於清末義和團的一陣搗亂，有志的人，都看清楚了清廷的腐敗，亟思改革，於是革命的思想，瀰漫了全國，不久便發生了「辛亥革命」，肇建了「中華民國」。因此，義和團，倒是我國革命的導火線呢！

三四 戰爭的前夜

戰爭的前夜，已失去了平日的安靜，有的只有恐怖，恐怖，恐怖……。

商店雖然還都開着門，但門前都是可以羅雀，只有雜貨店和糧食店的門前，是擠滿了主顧。街頭很能見到一點緊張氣息，那鐵絲網，那持鎗的兵士，那許多容易刺激人心的沙袋……。風也變得尖利，陽光也黯淡，一切的一切象徵了「不安靜」，似乎警告着人們，暴風雨將要到來。

汽車，卡車，人力車，老虎車……各色各樣的車子，不再裝載閑情逸緻的人們，他們是在「搬家」，在準備「逃難」；他們有的從東到西，也有從西到東；或者有向南去的，也有是向北走的；啊！

喲，何處是「安樂土」？他們都是「不知道」，也是「無從知道」啊！

不過逃來逃去的人果然是「瞎逃」，可是沒有力量雇車逃難的人却還是眼巴巴的羨慕他們，甚至嘆息着說：「大家都逃了，我們只好等死！」

其實，逃了的人是否必定是「活」，不逃的人是否一定是「死」，恐怕連上帝也不能明白吧！——可憐的人們！

但沒有人能如此想得穿呀！自己身逢此境，也是要逃，也是要瞎逃的。你們想明天說不定要「開戰」，如果不逃，住在這裏要不要做了砲灰？——誰知道？

也難怪的，滿街充塞了「風聲鶴唳」的景象；——明天，明天，這條街還得有個劇變，也許是毀滅，再不然便是死寂無聲！

戰爭的前夜，比正式開戰後還要恐怖！那也是對的，知道有危險總還想「避免」，碰着了危險那只有「挺死」了！心情既是不同，前者尙想「苟活」，自然「恐怖」；後者預備「一死」，那或者反而「泰然」了！

「開了戰倒也吧……」我聽到一個青年在嘆息。

是的，我們最恐怖的是這「戰爭的前夜」啊！

三五 火線下的居民

戰爭發生了，激戰開始了，火線下的居民，雖然都急得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但還有什麼辦法？

周圍已是炮火，難道向炮火下鑽出去不成？

轟……轟！

轟……轟轟！

格格格格格……

砰！……砰！……砰！……

大炮聲，炸彈聲，機關鎗聲，步鎗聲……一切一切的聲，織成了一片雄壯又悲哀的交響樂。大地在震動，老天也在嘆息。

然而經過好半晌以後，四周又歸於沉寂。

那向來來自稱勇敢的李先生，滿心驚怕好像一塊大鐵板，壓得他心痛。

他蹲着挪一挪他的腿，心裏想，還是趕快下去，和老婆商量怎樣逃走吧！猛的在他臉上刮過一陣風，他悶着嗓子喊一聲，又蹲下去了。

而就在這時候，一片格格格……的機關鎗聲從北面來，雖然他的耳朵，是藏在厚毛絨的羅宋暖帽裏，也還是像要震聾了似的，那一定是很近，而這晒台却偏偏又是朝北的。

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蹲在地，不敢動，又覺得不動也是等死。

格格格格格……轟轟……

他突然抱着頭直跳起來，但隨即一塊木頭似的倒下來，連爬帶滾到了晒台門邊，又從那小扶梯上滾了下去，他只喊得一聲，便好像失了知覺。

第五輯 洩情之部

三六 被侮辱者的心情

電車鈴聲叮叮的響着，停在一個站臺上，琳攜着她的綢傘和錢包下了車迎面一家商店裏無綫電的播音，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抬起頭來望，櫥窗裏嵌着的鏡片，清清楚楚的映出了她那美麗的臉，臉是紅紅的，充滿了憤怒，額上微微沁出了一些汗珠。琳本能地抽出手帕來，拭去了額上的汗，同時在電車上的一剎那印象，又在她眼前顯現了出來。

這真是太豈有此理了，人們竟把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看得這樣低難道女性便沒有獨立的人格，應該供大眾玩弄的嗎？她覺得這在車上的十幾分鐘時間，是她畢生難忘的一個恥辱。

事情是這樣的：早晨，她在宿舍裏，失手把唯一的一隻漱口盃打碎了；同時常用的毛巾也有幾分污舊，日用品和化妝品有幾種也需要添置；爲了以上的的原因，使得素來不喜歡出門的琳也不得不勉強出外去購買了。

天氣是異常的熱，馬路上的柏油都被太陽融化了，黃包車夫都乘機抬高了他們出賣勞力的價值，短短的一段路程，討價却總在一元以上，這是受經濟環境限制的琳所坐不起的。爲了節省一些費用起見，她只得撐着綢傘，走到離學校有百餘步路的電車站去等車。

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那遙遠的車子開來，這況味是很難受的。好不容易盼着車到來，偏偏上電

的人又非常擠軋。琳耐心地等所有的人都上去了，才踏上車級去。這時，車鈴響着，車已經開動了。琳使勁向上一跳，沒有跳上，心中很是着急，幸得那站在車門邊的賣票人在她臂上拉一把，才把她拉上車來。

她起初很感謝他，但當一抬頭，望到那賣票的嘻開着的嘴，和乘客們詭異的笑臉時，她才明白自己是被人輕薄了！這意外的侮辱使她憤怒，但她又能怎樣呢？她只有勉強忍耐着，走進車廂中去。

車廂裏已坐得沒有隙地了，連篩圈上都吊滿了人，琳只得將身靠在車門上，站久了的腿，使她漸漸感覺支持不住。這時，忽然有一個穿着漂亮西裝的青年，立起來向她讓座，琳毫不遲疑的領受了他的好意，同時並投給他一瞥感謝的眼光。她覺得中國人到底還有幾個懂得禮貌的。這青年就站在琳面前，眼光不時溜到她面上來，琳也不在意，祇顧取出錢來買票。但漸漸的，她感覺有些異樣了，在她的膝蓋上感到一種重壓，一個異性的笑臉，向她誘惑着，正是讓座給她的青年。

同時，那賣票人送過票來時，又有意無意地碰了碰她的手指，這種種的侮辱，使她的感情裏充滿了憤怒，她一聲不響的跳起身來，仍舊站着，讓電車把她的身體載到目的地去。

過去的印象一一在琳眼前展開，深刻的悲哀，像蛇一般的咬住了她的心，她想到婦女運動的口號，在中國已喊了十幾年，而還不能把社會上的人們對女性輕蔑玩視的心理改正過來，這到底是誰的過失呢？她懊悔先前不該吝惜小費，不乘了黃包車來。

但過去的已經過去，除了受一些侮辱以外，並沒有損失什麼，儘可不必再去想牠了。於是，她便又心平氣和的走進那商店中去。

電風扇在她頭上輕快地轉動着，涼風習習的向她身上吹來，她所有的憤怒，全都被風吹散了，興味重又飈舉起來。她很耐煩的從這一部走到那一部，留心尋找着她所需要的物品。一種式樣玲瓏的電木器皿，把她的目光吸引住了，她忍不住從裏面揀選了一隻漱口盃，向櫃台裏的青年店員問着：

——喂！這個賣多少錢？

——二元五角！

那店員用輕佻的聲口說，同時向琳扮了一個鬼臉。

琳有些躊躇了，費這許多錢，買一隻漱口盃，未免太奢侈了。但仔細把玩着這玲瓏的器皿，又覺不忍釋手。

於是，她便冒險作了一下還價的嚐試：

——一元半賣嗎？

——哼！一元半，只好買……哈哈……

那店員輕薄地笑着，回過頭去在他身旁的另一個店員，也怪聲地笑了。

琳不禁大怒了起來，對着顧客，而且是一個少女，竟敢施用這樣無賴的口吻，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容許的；她真想劈面打那店員兩下耳光。

但看到兩旁的人，想到自己總是個女性，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和人爭勝，便只有忍氣吞聲的放下了漱口盃，走出那商店去。

終於還是在一家用着女店員的商店裏，買了她所要買的東西。雖然那女店員在做着交易時，面色非常冷淡，但在琳的心中，却安寧了許多。她輕輕嘆了一口氣，覺得這一天侮辱和受罪的生活，總算告一段落了！

可是這一天的經驗，格外使琳清清楚明，現在的女子還是被處在一個什麼地位呢？

三七 死別的悲哀

誰不說冬日是最短的呢？可是，那時我們反覺得很長！

因為，午後三弟鬧的一分狠是一分，我們望郎中來的心，也一分急一分；可是老等不來；好了，斜陽了！下了窗戶了！好了沒得了！門口有打門的聲音……好了，郎中來了！

……不是是堂哥來陪郎中的！

堂哥進來便問：

——他們病今天好了嗎？

——大弟和四嬸子，好些了，不過三弟，反較前兩天要重一些了！一刻活佛到了，郎中來了！診了我和母親以後說道：

——他們不妨事了！

就便診三弟的脈，忽然地沉吟似的，纓縚眉頭，手指按在他手上，眼睛注在地下，約莫有十分鐘工夫，大家都鶴候他的回音。診過後，郎中出了房門，他們也跟出去。

郎中低聲的向堂哥說：

——唉！富貴在天，生死有命，你也不必過於焦急……令三弟的病，是不會好了！大約難挨過

今夜兩點鐘……

少頃，他又說：

——我現在再開一張方子……弄點羚羊角……唉！這也是作萬一的希望吧了……

嫂嫂在房裏不禁地淚盈盈了，堂哥也連聲嘆息，我在床上，怎麼的難過呀……

母親呢？還算好，睡着了沒有曉得！

此刻，三弟還在床上滾過來，滾過去，嘴裏也不知說的什麼話，我也不忍聽了！

——悲莫悲兮生別離……

我看死別離才傷人心呢！生別離還有相見的時候，死別離却……

郎中走了，嫂嫂堂哥和伯母都相坐着歎息。停了一會，堂哥方說：

——我買藥去吧！

三弟仍是在牀上鬧着。

——唉！不必鬧吧！你要碎我們的心嗎？

十二點鐘以前，嫂嫂忙代他縫着裝屍的衣裳，她在房門口縫，我一直看見，白布的裏子，藍布的面子，沒有領子，也沒有鈕子，只是幾根紅布條兒，布裏頭又裝上薄薄的棉花，粗一針，細一針，慌忙忙的做着，沒有一會兒，做成了，又做褲子了……唉！又做襪子……唉！預備裝屍的東西既然做成，就要拿東西來裝了……

伯母在那裏炙黃連哩！堂哥在那裏磨羚羊角哩！二弟在對過房裏睡着，母親也在對房裏睡着。——我願她一直睡到明天。

我只有我在牀上看他們的動作，聽鐘聲滴答！

三弟仍是鬧着，牀面前忽站着一個偉壯而且粗暴的人（是新近僱來的）在等他死呢！他的藥煎好了，嫂嫂急忙把藥端到他面前說：

——小弟呀！唉！喝些茶……這是茶呀……喝些就好了。咽喉就不痛了……小弟呀……

三弟鬧着不理，後來堂哥又哄了他一番，他才勉強喝了一口。喝的時候，我聽見堂哥低聲向嫂嫂說：

——你看他的喉嚨，已腫塞住了……唉！可憐……他不能喝，好了，已經喝一些，便算吧……藥進了他肚子以後，平靜些了。郎中的藥有效驗呀！或有萬一之望了？這時候，室裏大靜了些，我們好像從前的喧嘩，彷彿猶「洋洋在耳」，鐘聲滴答，更響得起勁。哦！什麼時刻？一點三刻！

——郎中的藥真是不錯，平靜多了！

——唉難哪！「殘燈復明」是一例的呀……要過了兩點鐘，才爲定呢……唉！

——誰打算他是短命的孩子呢……唉！

——你看他唇口也破了……熱重呀……

——他前兩天不是好好的嗎……這總是前兩天受了涼了！又加上一層病！

——你們做什麼事的呀？

——一天五六劑藥，一刻兒要水喝，一刻要菜湯喝了，一刻又要蓋被了……我一個人怎麼忙得了呢？

——哼！能人怎麼不能忙？我是老木頭呀！不懂世務，所以那天在這裏，不肯走的呀！

——罷了，罷了，人已到了這步田地，這些話說他何益呢……還有一個人不愛她的姪兒的理性嗎……然而，總怪她說的不好，果真你老也沒忙嗎？剛才我還看見你老煎黃連呢……

——原是的呀！她說她一個人呢！我告訴你，午前我到房中，足有十六次呀……她忙呢！

——噏！二點鐘了！把我從假寐中驚起，心下忐忑着：

——三弟怎麼樣呵？

* * *

* * *

* * *

——快代他穿那衣裳呀……

院心裏忽然燒起紙來了。堂屋裏暗泣，辨不出誰的泣，——母親呢！她的帳子沉重地垂着，也

不知是睡着？還是暗泣着？

——死了嗎？……好了，一定死了！……好了！……我的心放下來了，得到回信了，不似一點三刻時的焦急了！……好了！……死了！……但這究是人生悲痛的一幕啊……

三八 偉大的愛

我和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

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

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

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中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躊躇了一會。其實那年我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了！

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

——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候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一張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

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的照應我。我心中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真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嗎？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車外看了一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在此地，不要走動。」

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台，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

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路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脚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

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快去攬他。

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大衣上，於是拍拍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

——我走了，到那邊來信！

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來看見我，說：

——進去吧，裏面沒有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去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

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

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

……我身體平安，唯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歸去之期不遠矣……

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三九 神祕的友情

四月的鄉村，美麗活躍。

在田塍上，背着一根釣竿，一步一步的踱着。
嘴裏哼着山歌，幽閒地無規則地走着。看看天，一片白雲從對面山坳裏吐出來，太陽光和藹地普照這世界的一切。

兩岸是菜花，蠶豆子已經長得可以吃了，早麥的穗溜出了蓼桿，桃花快要謝了。
燕子在水塘上掠過，箭一般地瞬息便不見了。狗在草地上打着架。村童一窩蜂地湧了出來。
城市裏永遠不會見到，這是鄉村的景色。

——四月裏的鄉村景色，活躍而且美麗。

回憶起來，該是六年沒有返這美麗的故園了；人不相識的多了，何況自小生長在城市中，偶或一年回去幾次。

一陣獨輪車的聲音，那車輪像吃不住上面載的重量似的，儘是向低窪處淌下。也許疲勞的車夫沒有力了，聲音，那重濁地無力地在喘息。

——是你回來了？

車上跳下來的是蓮蓮，壯健的村姑，却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
車輪不響了，藕藕跳了下來。獨輪車暫時在田塍上休息一下，却也不時發出一兩聲使人肉

頑的嘆息。

——我說呢？是你！

——本想來看妳們，順便找一個適當的池塘。
蓮蓮把我背上的釣竿拿去，輕輕地，輕輕地把絲綸理好。兩隻眼睛儘看着我，笑……笑……
迷人的笑……漸漸把臉紅了。

藕藕在背後暗笑，她對着車夫說：「去吧！我們自己走了！」

輪子又發出一聲長的歎息；一個人推着，在小路上，轉一個灣，曲曲折折地退回，終於在一個

塹的隱蔽中，遮沒了我們的視線。

蓮蓮在前，藕藕在後，在四月裏的田塍上走着。

六年前的女孩子，現在完全長成了，蓮蓮擺動着的腰，含着無限神祕的誘惑性；就以眼前的
這個背影來說，喲！無論如何，我是不會相信她，她是六年前的蓮蓮。

——就這裏吧！魚多着呢！

藕藕指着一隻落滿桃花的池，跳下去了。
兩個人跟着，在楊柳旁邊，桃花下面。

水面上現出一個水圈，是蓮蓬的釣鉤竿拋下水去了。

和朋友們談到了生活，好像，那實在是夠人頭痛的一番事情了。

呢！生活生活的疲倦，生活上了鐵枷，怎麼辦呢？我們！

每宵耳朵聽到的，老是這麼一套沒生機的牢騷，眼睛看到的，老是這麼一副苦愁着的嘴臉！令人多失望呀，這一般幽靈似的東西，連到我自己！

是的，這年頭除了能夠把鐵靴踐踏着別人的漢子而外，是一個人，誰不感受到生活的苦悶？許許多多，煎熬不住的，懦弱無力的，早已冷清清地葬身在荒丘中了！許許多多却正還在硬着頭皮去挨受，悲哀地嘆着氣。這樣的命運，是一天一天萎縮，萎縮到一直會沒有了他自己，我們這一小羣人，是一定要走上了這條注定的道路了吧！

但在另外的一面，有許多人就不同樣。

難道他們的生活，就不夠苦悶嗎？

正如大家所感受到的一樣，生活的桎梏，生活的慘淡淒絕，啼飢號寒，水深火熱，他們的生活，不但一生不會例外，或者還要加深地惡化。然而，他們却渾然不知道有什麼疲倦那回事的生活，上的鐵枷，對於他們祇是一番力的試驗的預測。

毫不畏怯地站在現實生活的鐵枷面前，他們又擺出了中世紀的武士的臉目，就緊緊執着了那鐵枷，而且全身粟露地在要撕毀了那鐵枷！

他們的勇敢，是有點近於癡騃的，許多人在對着他們的皮破血流嘲笑了，但他們一點不在乎，還是那麼一副的蠻勁，執着那鐵枷，要撕毀那鐵枷！

他們寧願做勇敢的傻瓜，不愛做生活的鐵枷下的被壓死的聰明人。

他們粗暴地在吶喊着，全身的力氣烘熱地搬運出來，活像飢餓了很久的獅子，在張牙舞爪。我們還能在他們的身上，找到生活的疲倦，無力的痕跡了嗎？

那副蠻勁，巨大的力，活躍的生命，簡直會吞噬了我們一些沒有勇氣生活的人！我們這些萎靡喪志的可憐蟲的命運，是我們自己的沒有理智的懦弱的靈魂，所以我們會沒有力氣去把握生活，反落在生活的鐵枷下面去了。於是我們纔感受到的，祇有生活的疲倦幻滅。

站在那些饑餓似的獅子面前，我感覺到沒有我們這些人應該存在的了。

然而，一跑回自己那陰暗的角落裏，那悽弱的聲音，依然還在斷斷續續的哀鳴：

—— 呃，生活！生活的疲倦！生活的鐵枷怎麼辦呢，我們……

我真要把耳朵連眼睛也蒙住起來了，爲的是不愛再看和再聽。

但後來一想：我就這樣蒙住眼睛和耳朵，便夠了嗎？於是我又開始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憐了！

令人多麼失望啊！我們這一般幽靈似的東西，連到我自己！

空想到了這裏，頭又隱隱地在發痛了。但是，這番却不是爲了生活，是在哀泣着像自己這一般的靈魂，那些弱者和黠者呀！